

〈在蹺蹺板上寫詩〉(代序)

寫詩的人最沒有資格談論自己的詩。讀者可以談，學者可以論、可以評，但作者卻萬萬不可插嘴。雪萊把詩人比擬為語言的立法者，可是這些立法者卻不擁有自己作品的闡釋權。

Archibald MacLeish 說過：“A poem must not mean but be.”大意是每一首詩都自有其生命，一說便俗。詩人把繆思女神的畫像落實，便只好在蹺蹺板的一端安份坐著，至於讀者在另一端怎樣解讀把玩，詩人只有看的份兒。若想從此端移到彼端作女神發言人，蹺蹺板一上便又落下，注定無功復無聊。

本集子的詩有中有英，約為四三之比，大部分從未發表過。中文詩多寫於年輕而「文青」的年頭，其中〈飛翔的哲學〉曾獲第十四屆(1987年)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冠軍；近年較多寫英文詩，但種子早播在大學跟 Roger Matthews 教授修的文學課，那時跟他唸 *The Rape of the Lock* 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詩篇，津津有味，自己於是又找 *Don Juan* 來讀，還有 Dickinson、Yeats 和 Larkin。但由於英文不是母語，內耳不聰、心眼不明，所以寫時總是

小心翼翼，唯恐破格敗律、唐突佳韻。這份戰戰兢兢，七上八落，也是玩蹺蹺板的孩子所熟悉的。

一直以來，獨個兒經營一字一句一標點，苦樂自知，但出版的野心卻沒有。寫詩是非常私隱內密的藝業，應該小本經營，不宜大事鋪張。詩人注定是寂寞而矛盾的，創作的衝動與喜悅，多多少少伴隨著掏空心肝坦露人前的焦慮，Ted Hughes 所以說每首詩都是一個“secret confession, something that the writer doesn't actually want to say but desperately needs to communicate.”

詩人坐的蹺蹺板沒有一刻靜止，而是不斷游移於傾心與委婉，錯落於感情與技巧，擺盪於率性與潤修兩端。詩的絃曲，便是奏自這幾種永恆的張力。

薄薄的一本選集，要多謝馬桂鴻先生厚厚的情誼代設計書面及安排印刷事宜，令孤寂的出版路走來竟也踏實可慶。一切文誤則當然要算在我身上了。

曹拔
2016年